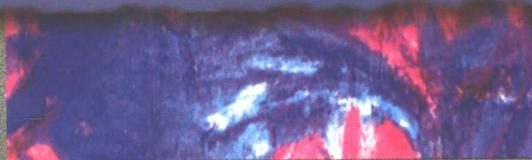


文 楼 文 丛

文匯出版社



文事·世事·心事



朱正琳 著

“放逐自己在家中”的生涯

法西斯与人

基督人格

看哈贝马斯讲演

与老朋友们定一个约期

读书是私事

说钱

W E N
S H I
S H I
S H I
X I
N S
H I

北京)

7

WEN SHI SHI SHI XIN SHI

阁 楼 文 丛

文事 · 世事 · 心事

朱
正
琳

著

文匯出版社

098529

责任编辑:季桂保

封面装帧:周夏萍



· 阁楼文丛 ·

文事·世事·心事

朱正琳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8,000

印数:1—10,000 印张:7.375

ISBN7—80531—416—0/G·258

定价:10.50 元

自序

人在青年时期，情浓，总觉抒发不尽；步入中年之后，事多，常感应接不暇。其实，事情事情，原本有事还有情。倘无事，情无所托；倘无情，事从何起？只是由于年龄阶段不同，对事情的感觉便有所不同罢了。中年人满眼是事，实在是因为“忙于生活，来不及感受”的缘故。

因此，中年人作文，也常是因事而立意。应景、应时者当不在少，应付约稿者更是为数多多。偶尔也会有感而发，写得文情并茂，只可惜那终究是“偶尔”而已。

自序
—
1

这本集子，便当作如是观，故题名曰：《文事·世事·心事》。大体上分为三篇，表明三种阅世、应世的角度。自不同角度写出的文章，其观照点自有不同，文风也就不尽一致。人生在世，无论做人还是作文，最难做到的不就是一以贯之么？残章断简，聊作记录而已，读者不必苛求。

1996年春写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	-----

读书人之口

“放逐自己在家中”的生涯

——读《鼠疫》随笔	(3)
-----------------	-----

读《围城》多想了一点点	(16)
-------------------	------

话说《三国演义》	(21)
----------------	------

“俺把你哄了！”

——《西游记》歪解一则	(27)
-------------------	------

读《100 个人的 10 年》随想	(29)
-------------------------	------

“五香街”的性文化	(35)
-----------------	------

人生不可品	(48)
-------------	------

法西斯与人

——《辛德勒的名单》观后断想	(51)
----------------------	------

梦无代用品

——读《敦煌遗梦》	(60)
-----------------	------

“满纸荒唐言”

- 简评《黄金时代》 (65)
- 这不是业余之作 (69)
- 基督人格
- 我读《圣经》 (71)

办刊人之眼

- 谁是知识分子? (77)
- 《东方》: 1996 (84)
- 难作“公允”之论 (87)
- 我看传统文化

——1994年12月6日答

- 记者问 (93)
- 王蒙究竟开罪了谁? (101)
- 不应产生的联想 (104)
- 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有感于《焦点》办刊人赴京

- “采气” (107)
- 编刊札记: 几个文化视点 (110)
- “编者的话”辑录 (117)

寻常人之心

- 与老朋友们定一个约期 (131)
- 我家有个燕子窝 (135)

“我的心不占用土地”

——祭一禾 (137)

“我只要一方净土”

——中央乐团少年女子合唱团

成立十周年音乐会观后 (140)

月夜乡情 (142)

易北河畅想曲 (145)

读书是私事 (148)

还有精神 (151)

假如我中了 Lotto (156)

流行歌畔话人生 (161)

表达无方

——从“配音现象”说起 (166)

捕捉光的游戏

——摄影歪议 (170)

说钱 (174)

看哈贝马斯讲演 (177)

有此一悟 (180)

唯独怀念“砍大山” (183)

言不及意说“自嘲” (185)

“学术轮回”、“巨人肩上”及其他 (188)

漫谈“成功” (190)

评价、荣誉与观众 (197)

“说谎”辨析	(200)
“说谎”辨析（补）	(205)
理由与借口	(208)
表演与观看之外	
——“人生戏剧”琐谈	(216)
选择的必要（一）	(220)
选择的必要（二）	(224)

读书人之口

“放逐自己在家中”的生涯

——读《鼠疫》随笔

「放逐自己在家中」的生涯——3

“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

1

一部《鼠疫》，让我走进一个世界。这世界我并不陌生。

封闭的城市，人人等同的境遇，荒诞无稽而又真实无比的生活。这些，我都身在其中。我甚或还可以宣称：鼠疫与我同在！

尖锐的痛苦驱走了梦幻，阻遏了筹划与计算。我们被“当下此刻”牢牢抓住，失去了过去与未来。唯其如此，现实便不再有那种把捉不定的性质。它变得坚硬异常，既无法改变又无可逃避。有时我们会说它好像是一恶梦，但却是一场醒不过来的恶梦。所有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

宗教的信念都无助于我们逃离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真的，并且也不得不向着那些生存于澄明境界、因而视人世如幻影的神明们呼叫：“我也是真的！”

但是，如此鲜明生动的、独特的个人经验却无从表达，我们只能用同样的词句诉说与别人同样的痛苦，最后当然是大家都只得缄默不语。不止于此，我们还必须按照同样的规则行事，没有一个人有权说：“我的情况特殊。”因为事实上也并不特殊。不错，鼠疫当头，人便成了“抽象观念”。死是“抽象的”，生活也是“抽象的”。一旦我们要维护“个人幸福”，就得与“抽象观念”展开斗争；一旦我们要与“抽象观念”斗争，就不能不按抽象的原则办事。鼠疫成了一种“大道理”，说者生厌，听者伤心，但最终人人都须服从它。

这样，我们以不可代偿的个人痛苦所赢得的真实却又被“抽象观念”囚禁起来，我们自己则遭到了放逐。而且，用加缪的话说，我们恰恰是“放逐在自己家中”。“封闭的城市”反倒使我们犹如流放在“外”，“等同的处境”却造成了人与人的隔绝。一方面我们焦虑万分，另一方面我们又百无聊赖。……

这，就是我的世界么？

我不曾指望过“得救”，而只想在这个世界中寻访我的同类。……

2

那个患哮喘病的老头儿，足不出户，日复一日地在家

中数鹰嘴豆，从一只锅数进另一只锅。当全城的人都在为鼠疫惶惶不安时，他却依然故我，丝毫不为所动。看起来，他似乎超然于鼠疫之外。

那么，是什么支持他？回答多少有些出人意表：是习惯。

实际上，对于我们不得超渡的生涯来说，习惯也许是一种最常见、最简便的支持物。习惯者，习之以为常也。没有任何根据也不需要任何根据，因为习惯本身似乎就是根据。有谁 would 问，你为什么偏偏有这种而不是那种习惯呢？我们更多听到的倒是这样一种回答：我为什么那样？——因为那是我的习惯。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或建立某些习惯，以此应付我们那失却根柢而又受到威胁的人生。只是很少人能像数鹰嘴豆的老头那般彻底。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很难像他那样对自己的习惯全神贯注。——哪怕你天塌东北、地陷西南，我照数我的鹰嘴豆不误。一般说来，我们总是彷徨于无所期待和有所期待之间。习惯之不易打破，往往是由于我们不愿打破。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它，因为它是我们佯装着不知不觉地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凭靠。我们害怕失去它，因此我们宁愿无所期待地活着。但是，我们的内心其实逃不过也耐不住无聊的侵袭，每每便于潜意识深处生出某种期待来。不敢期待超升，就暗自渴望变化，虽然当那变化果真实现之日，我们就发现我们所期待者往往是我们避之唯恐不及者。唯因我们有所期待，我们的习惯就很脆弱，经不起什么冲击，而惶惑就成为我们心中逐不走的常客。

数豆老头却有些不同。他一方面似乎对自己的习惯

倾注了全部热情（数豆好像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另一方面他对其它的事则一概应之以淡漠。这两者显然是相辅相成的，但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我却不甚了然。有一点倒很明确：他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习惯中了！“鼠疫是怎么回事呢？鼠疫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这就是他说的话。生活之于他，也许没有比数鹰嘴豆更重要的事了？是大智若愚呢，还是“大愚若智”？不管怎么说，他的封闭习惯使他得以在鼠疫面前保持了超然的态度。

其实，作为“习惯”，数鹰嘴豆并不比其它种类的习惯更可笑或更无价值。关键的问题是在于：真有这种颠扑不破的习惯么？数豆老头的淡漠仿佛也引发了鼠疫的淡漠；鼠疫竟然没有光顾他。是他习惯太强大了，连鼠疫也莫奈其何，抑或只是他的运气比较好，侥幸过了这一关？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他身染鼠疫（这不是不可能的！），数豆的习惯就必须放弃。他将被强拖出户、隔离治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保持他的超然、平静或淡漠么？当疾病、痛苦与死亡不是直接涉及自己时，我们能找到许多的避难所：哲学、宗教、诗、教养和习惯等等。可是一旦成为亲身遭遇，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背后实则是空空如也，无可凭靠。只须想一想肉体的痛苦，那就是我们永远无法漠视的。

所以可以说，数豆老头的“习惯”也和我们一样脆弱。所不同者，是他更加小心翼翼地维护它。他的封闭自己，其实也是一种保护性反应，他知道而且害怕自己的软弱。他的淡漠，也同样是对自己的保护。事实上，当成群的老鼠死在街头时，他也曾情不自禁地大喊：“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带着老年人兴致勃勃的神情。也就是说，他

也曾像我们大家一样悄悄地期待着什么。一阵兴奋之后，他又复归平静，看来鼠疫对于他并不新鲜。更重要的是，依靠一种自我封闭，他在一个封闭的城市中依然能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除非鼠疫直接侵入了他那一块封闭的小领地。说到底，他对待鼠疫的办法是逃避。他的堡垒是习惯，绝非坚不可摧，但确实不见得比哲学、宗教或诗给我们营造的避难所更易攻破。

习惯，一种惰性，其中似乎也包含着某种智慧。这智慧就在于：习惯的养成无须乎求助于“第一原理”。它好似我们细心培养起来的一株无根的植物，于不知不觉中竟生长成荫。其实，不用多想就能明白，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无外乎就是使我们养成种种习惯。老人们都很清楚，如果你不急于在一次所谓“大喜欢”或“大悲哀”中就与神合一（也就是你不急于想死）的话，习惯和金钱一样至关重要。事实上，在我们“沉沦”无助的生涯中，有谁没有接受过习惯所给予的悄无声息的支持？

但是，习惯终不过是一种防御手段。我们都在数着鹰嘴豆，淡漠的后面却掩藏着惶恐。——我们害怕受到伤害。会受到伤害的显然不是习惯本身。那又是什么呢？

我翻到了另一页。

3

朗贝尔是一个外籍记者，鼠疫把他困在“我的世界”。他觉得自己的情况“特殊”，鼠疫按道理说与他本无任何关系。所以，离开这个世界在他是最自然不过的、最天经

地义的事情。然而，任何人也不理会他的这种“特殊要求”。里厄医生对他说：“唉，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这儿的人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法同意。他的“个人幸福”乃在另一个国度（那里有他的未婚妻），他怎能甘于在这里沦为“抽象观念”？因此，为逃离鼠疫他竭尽全力。就在即将成功之际，他却突然改变了全部看法：放弃了“逃离”而加入了“抗争”。从此，他的躁动消失，变成了某种平静。

这几乎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我们可以说，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承认他已是“这里的人”，因为他爱上了这片鼠疫流行的土地。什么是爱呢？爱便是一种纠缠，你很难把它理清，也很难把它斩断。与习惯一样，这种纠缠也没有什么根据，它自身就是根据。朗贝尔的爱不是“神圣的爱”，它与信念没什么关系。那也不是“理智的爱”，其中并没有蕴含着什么原则。朗贝尔有的只是一种认同感，差不多要称为“乡土之情”。这种感情，平日很难觉察，只是你准备撒手而去时，它就开始在你心里纠缠。这不单纯是一种留恋，更多地倒是怅然若有所失。

朗贝尔能失去什么呢？对于这个世界，他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么？

然而，我们谁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客人，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在这一点上，朗贝尔也决无二致。无论我们来自一个真实的世界还是一个假设的世界，我们所来到这个世界都不可能仅仅是采访对象。一个受鼠疫围困的人，如何得以固守“外来记者”的身份？朗贝尔一心出逃的全部活动，不折不扣地已经是“这里的人”的行为，只不过他在开初没有意识到而

已。鼠疫的确抹平了人为设置的各种区分，再没有人能够说他只是在这里“体验生活”。关键是你已在这里，不管你认为这有多偶然或多荒唐。

我已在此，我即“此在”。朗贝尔终于明白，他实际上已无可脱逃。一旦他“回”到他原先所来的世界，他就会发觉他已经把自己遗弃在这里。于是，朗贝尔只好在两种“失落”之间进行选择。——“选择”从来就别无它义。我们总得横下一条心，把一种失落隐忍。朗贝尔的选择并非“理所当然”，也即是说，那不是用“正确”或是“错误”可以判断的。当然也可以作出令朗贝尔自己啼笑皆非的解释，把他的选择说成是一种英雄之举：牺牲个人幸福以抗拒恶势力（鼠疫）。但是，同样令朗贝尔啼笑皆非的相反解释也能成立：他的行为其实很自私，只图自己高尚而牺牲他人（比如其未婚妻）的幸福。要之，一旦进行选择，牺牲总是存在的。不过，这只是出自人的困境，并没有那许多悲壮的意义。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他作出了何种选择，而在于他何以会需要选择。如前所述，这证明他所设置的对象世界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本身，成了他的存在。有了生活，也就有了爱（爱其实是消解了对象的！）。如果我们不夸张爱的意义（也就是不吹嘘它的神圣来源和伟大力量），它的确也是我们放逐生涯中的一种支持物，虽然它与习惯同样地脆弱。

对此，里厄医生的母亲提供了另一个更为明白的例子。她是一个母亲，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因而，自有其普通人的智慧。当死鼠出现时，她说：“这类事情是有的。”其平静有甚于那个患哮喘的老头儿。她的智慧，是一种清明的常识。可以说，她同样把鼠疫看作“不过是生